

书人茶话

“黄初诗到文姬”及其不解之谜

——纪念沈祖棻先生诞辰115周年暨新版《沈祖棻全集》出版

程章灿



《沈祖棻全集》
沈祖棻 著
张春晓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祖棻及其词稿

中国人相信，立德不朽，立功不朽，立言不朽，这就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的“三不朽”观念。“三不朽”中的“立言不朽”，指的是文人学者通过著书立说，延伸自己的文化生命。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学术史早已反复证明，一个杰出的诗人，一个优秀的学者，其文化生命必将远远超过他的自然生命，甚至永垂不朽。“三不朽”所体现的，其实就是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生命观。因此，我以为，替历史上著名作家和学者编撰年谱，不能止于其去世之年，而应该延续到其身后。比如，北宋著名文学家李清照，她的自然生命虽然只有72岁，但她的文化生命已经延续了800多年，至今仍延续着。毫无疑问，《李清照年谱》“身后编”的篇幅，要远远大于“生前编”。沈祖棻的自然生命只有69岁，而她的文化生命至今已逾115岁，并且还将持续延伸，以至无穷。为她的文化生命奠定坚实基础，就是她留在这个世界的各种作品和作品集，书中刻录着她的生命基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最近新版的五卷本《沈祖棻全集》，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今天，我们纪念沈祖棻先生诞辰115周年，祝贺新版《沈祖棻全集》的面世，二者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为沈祖棻延续文化生命。

老话说，书比人长寿。其实，书不仅有比人更久远的生命，也有比人更广泛的交往圈。人固然可以读万卷书，书也可以结交数万、数十万个读者。改革开放之初，沈先生讲析唐诗宋词的两部名著《宋词赏析》和《唐人七绝诗浅释》次第出版，甫一面世，就令世人惊艳不已，一举吸引了数十万读者。1980年3月初版的《宋词赏析》，首印七万册，很快一销而空，次年二印，就加印到25万册。1981年8月初版的《唐人七绝诗浅释》，首印12.4万册，大受市场欢迎。我是购买并阅读《宋词赏析》首印本的七万名读者中的一个，也是购买并阅读《唐人七绝诗浅释》首印本的12.4万名读者中的一员。那时，我正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是一个热爱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唐诗宋词的大学生，但受限于所学专业，没有良师指导，苦于不得其门而入。沈先生这两部名著，打开了我的眼界，成为我自学唐宋诗词的津逮。读过沈先生著作之后，我又自觉延伸阅读，从北大图书馆目录中查到沈先生和程千帆先生合作、出版于1954年的《古典诗歌论丛》，还查阅了程先生的其他著作，并了解到程沈两先生正是被当代学界誉为“昔时赵李今程沈”的传奇伴侣。这一段阅读经历，不仅进一步增加了我对唐宋文学的兴趣，也促使我毅然决定跨专业报考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学专业唐宋文学研究方向的研究生，而主持这一研究方向的导师，正是程千帆师。就我个人的阅读史而言，我是先成为沈先生的读者和粉丝，而后再成为千帆先生的读者和粉丝。幸运的是，我于1983年得以立雪程门，成为千帆师的受业弟子，而不幸的是，在我入门之时，沈先生已于六年前因病逝世，她是我只能通过文本想象仪型而无缘一面的师母。

入门之后，我向千帆师汇报了自阅读沈先生著作的经历，也提交了一些稚嫩的诗词习作，请老师批正。这些习作中对结构、章法的经营，很多来自我阅读沈先生两部名著所获得的一知半解。我还记得，千帆师接过我的习作诗稿，叹了一口气，说道：“如果沈祖棻在世，由她来指导你的诗词写作，该多好了。”此次见面后，千帆师拿出一个石雕

笔架送给我，说这是沈先生当年用过的，雕刻颇为精美，这架架至今还摆在我的书桌上，搁放我的毛笔。毕业后，趋谒千帆师，也会与先生谈起沈先生的诗词。沈先生的《涉江诗》，最初是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印的，初版只印2570册，非常难得，我没有买到。后来偶然有个机会，蒋寅兄在北京某书店发现还有若干余书，就代老师买了下来。于是，我得到一册千帆师的签赠本，先师题赠文字共五行：

癸酉七月奉贻
章灿弟；
偶读涉江人已渺，
不留老眼为君明。
千帆老人并题。

1993年盛夏的一天，先师在南京鼓楼医院养病，我去探望他。31年前老师题赠此书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1978年2月，千帆师整理《宋词赏析》既毕，在《后记》中解释书名来历：“陶渊明诗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些文章以赏析析疑为主，故此书以《宋词赏析》为名。”赏析析疑，既是《宋词赏析》的特色，也是《唐人七绝诗浅释》的特色。甚至还可以说，这就是沈祖棻说诗的重要特色。

《宋词赏析》包括《北宋名家词浅释》《姜夔词小札》《张炎词小札》三个部分，其赏析的对象，主要是北宋婉约词和南宋姜张二家。这些词作的艺术技巧最难理解，更难分析。这些赏析，沈先生虽然自谦地称为“浅释”“小札”，其实句句都是行家里手之言，极见功力。其后，从1980年代直到1990年代，以《唐诗鉴赏词典》《宋词鉴赏词典》为代表的鉴赏词典和鉴赏文章合集，层出不穷，成为出版界的新宠和市场热点。但是，与沈先生这两部名著相比，那些书中的众多鉴赏文章，恐怕都难免隔靴搔痒，瞠乎其后者矣。

《赏析》《浅释》之所以能够出类拔萃，首先源自沈先生对诗词的神悟心解，其次源自其一生的诗词创作体验，再次源自其数十年诗词阅读、教学与研究之深厚积累。对沈先生诗词的评价，窃以为，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题诗最为言简意赅：“易安而后见斯人，骨秀神清自不群。身经离乱多忧患，古今一例以诗鸣。”常任侠是程、沈二先生青年时代的诗侣，相知甚深，他赞叹涉江词“幽思缠绵，多悲苦之音，词笔在易安之上，久不闻此调矣”。他对沈先生《浣溪

沙》（“何处秋坟哭鬼雄”）六首情有独钟，就是看中这些作品“所感触时事者深也”。处离乱之世，发忧患之声，正是沈先生诗词共同的美学特征，也是朱、常二先生的共识。

新版《沈祖棻全集》收录的《涉江诗词集》，是千帆师晚年的精心笺注本，最称佳善。沈先生逝世之后，友朋哀挽之作甚多。千帆师为沈先生《寄肇仓》一诗作笺时，曾引录当代词学大师夏承焘先生的挽联云：“白下人归武汉，黄初诗到文姬。”并称赞此联“造语极工”，但又觉得此联似乎不完整，可惜在夏先生夫妇生前没有回个明白，终于留下不解之谜。据张春晓兄言，此联在于夏夫人吴无闻先生1988年7月31日给千帆师的来信。上联概述沈先生的学术经历及其与宁汉二城的因缘，下联赞沈先生的诗歌成就，堪称简要精当。以“白下”对“黄初”，以“武汉”对“文姬”，一白一黄，一文一武，殊两悉称，确实是难得的工对。

夏承焘挽联中所谓“白下人”，可以理解为“白下诗人”，也可以理解为“白下学人”。沈先生早年就读于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受教于吴梅、黄侃、汪辟疆、胡小石、王易、汪东等南雅名师，堪称南雅诗学的杰出传人。大学时代，她即以一篇《浣溪沙》（“芳菲年年忆落”）受知于汪东先生，蜚声词坛，这件事人所共知，不必赘述。在唐时尤其是唐人七绝诗研究方面，她继承了胡小石先生的衣钵。“小石先生早年从散原老人学诗，因才情卓异，风神秀爽，故受命于唐人七绝人手，而后再依性之所近，兼习各体。小石先生诗名日盛，精通各体，然于七绝仍情有独钟，生平讲诗，喜作七绝之剖析。1934年时曾为金陵大学研究生专设一讲，尚存其时的讲义”。（《周初胡小石文史论丛·导读》）这个讲义就是今存于《胡小石文史论丛》中的《唐人七绝诗论》。胡先生将唐人七绝“自显而隐，分十六格，各举一名作为首例，下录同格者若干首附之”。

“十六格中，第一至第五格为对比今昔，第六至第八格为对比空间差别，第九格为超过因果关系，第十格第十一格为设问，第十二格至第十四格为假设想象，第十五格为事物之人格化，第十六格为意在言外。最后附唐人习用三字之名词押末句韵脚，以求重点突出，音节铿锵一法。经此解剖，七绝诗作法大明，乃极便于鉴赏与追摹矣。”（吴白匋

《胡小石先生传》，《文献》1986年第2期）新版《沈祖棻全集》的亮点之一，是增入沈先生的《七绝诗论》。此书论唐人七绝，将胡先生的十六格扩充为二十四格，特别突出勾勒字的作用，每一格直接以所用勾勒字标题，更为醒目。如第七格“最是”，第九格“不及”，第十二格“不知”等等。所谓勾勒字，就是涉及全诗意脉流动与结构呼应的关键词，往往是全诗最得力之处。沈先生作七绝诗，最善于使用各种勾勒字，熟能生巧，得心应手。如《新寒》：“浓霜如雪月如丸，庭树风高落叶干。最是单衣多病后，昨宵无计耐新寒。”又如《癸卯重游金陵，感呈子雅、白匋》：“白下清游后期，七年离恨夜灯知。人间纵有登仙乐，不及秦淮重到。”讲诗有体会，论诗有心得，作诗有功力，三者沈先生身上合而为一，突显了南雅诗学的实践性品格。

2021年，《夏承焘日记全编》正式出版，翻到1977年8月31日日记，载有《鹧鸪天·悼沈祖棻词人》一首：

江吟魂不可招，灯边二老（谓程孟伦、叶圣陶）共魂销。苍山秋汛黄花老，沪读归心鼓角高。朱与李（谓漱真、清照），问谁家。年年暮曲江湖（前头谓广陵曲江实即浙江）。帘头一片黄楼月，忍照离魂过汉皋。（十年前与君晤谈沪楼，是为最后一面）

（夏承焘著，吴蓓主编：《夏承焘日记全编》第12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694页）

这首挽词写得哀婉深情，读后令人泪下不禁。值得注意的是，挽词后又载挽联一副：“黄初诗到文姬好，白下月如武丘高。”其文较千帆师所引，上下联各多一字，还有两处文字不同，且上下联易位。“黄初”是三国时魏文帝曹丕的年号，代表汉魏离乱时世，其时诗歌也多带忧患之音。以“黄初诗到文姬好”概括沈先生一生诗作，突出其离乱背景与忧患内涵，与朱光潜的题诗异曲同工，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而下联“白下月如武丘高”，除了交代沈先生与宁汉两地的不解之缘，似乎还有一层高挂的明月，表达“帘头一片黄楼月，忍照离魂过汉皋”的伤悼之意。但是，吴无闻来信所录《鹧鸪天》悼词及挽联，与日记载录的版本不同，多有异文。那么，究竟哪个版本的挽词挽联，才是夏先生最后的、完整的定稿呢？我也不能断言。

“冥冥自有天意”。该年底稿竟被唐君“无意间从北京友人处买了回来”！他发现底稿末尾“铃有一朵小小的图章‘俞平伯’，印泥为蓝色，《雁来时》中这底稿的照片是黑白版，读者无缘见到那蕴含着深情的蓝色印迹。原来，传统文人服丧期间禁用红色印泥。俞夫人病逝于1982年2月，平伯先生“惊惶失措，欲哭无泪，形同木立……”。推算可知，他答应为《振飞曲谱》作序时，夫人离世不久，处在极度悲伤之中，仍不负朋友所托，传递了俞振飞先生为昆曲前途着想的初衷。次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俞平伯《论诗词曲杂著》收入了这篇序言。

蔡正仁先生说，《振飞曲谱》的问世对昆曲在海内外的推广起到了巨大作用；又认为，“无论工尺谱，无论简谱，因为这些谱子，昆曲至今得以以口口相传、灯灯永续，这是最为可贵的”。笔者极为赞同蔡先生这一说法。工尺谱确实依然有其存在价值。《振飞曲谱》供不应求，上海音乐出版社当年加印3000册。在俞振飞诞辰120

周年的2022年，上海昆剧团、上海音乐出版社联手，推出了九卷本《振飞曲谱》全媒体典藏版，其中一卷为工尺谱。

《旧时相识》自序中写道：对于尺牍，他“怀着孺子乎尺素，抑扬乎寸心”的信奉……唯有信札才最贴心、最暖心、见字如见人。“孺子乎尺素，抑扬乎寸心”出自刘勰所著《文心雕龙·书记第二十五》。刘勰是我国古代最早从文体角度论述尺牍文流演变与特征的学者。该篇主要以两汉魏晋时期的书信代表作为例，论述“书”和“记”两种文体的起源、发展和写作要求，尤其推崇司马迁《报任安书》、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等佳作。“孺子乎尺素”这句话大意为，读司马迁等大家的书信，感到他们心志和意气郁结，各具独特文采，他们像织机织帛那样组织书信写作，或抑或扬，表达内心情感。刘勰认为，写书信应舒畅不受约束，平和自由地表达感情，文辞明确、从容自然；书信来往是心声的交流。

在我看来，书信，较之其他文章，有一种“即时性”，往往更及时地反映事情状态和作者的真实心境。《雁来时》让我再度体验了这种感觉：字体样式与书写者外貌性格每每有微妙的契合或反差，作者不乏有趣的描述和点评。之所以“最贴心、最暖心”，无疑还应包括类似前文例举的故事，它们在唐君笔下，因其文化化语言，更进入一种“高于生活”的境界。

《雁来时》正文前插图首幅，是“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111岁高龄时缅怀亡妻张允和三行的着：

爱信是人生的着色剂也是一种守候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反复读过《芒果街上的小屋》，是那种认真仔细逐字逐句的精读方式，因为无论在内容和文字上，这本书都有值得咀嚼和体悟之处。在阅读其他书籍时，我时常会自觉不自觉地伸出神经触角，探究他人的历史文化和生活方式。而在这本书里，我只是静静地躺平在作者的情绪之中，欣然地接受抚慰。假若每一本书都必须有一个关键词，这本书的关键词就是情绪。

《芒果街上的小屋》在体量上是一本相对单薄的书。译文附上原文，再加上插图、序言和导读，也只有薄薄的一小本。按汉语文学的传统划分，它至多是一部篇幅不算太长的中篇小说。轻盈的表面之下，却蕴藏着许多复杂的内核元素。首先是文体上的复杂。作者希斯内罗斯跳出了传统文学形式的藩篱和禁锢，在虚构与非虚构、小说与散文、散文与诗歌之间的那个模糊的地带里，自由自在地行走。“行走”用在这里有些中规中矩，也许“舞蹈”是个更为传神贴切的动词。

这是一部带有强烈的自传因素的虚构小说，全书由许多彼此联系松散的故事构成。虽然作者没有说明这些故事中虚构的成分占据多少，但显而易见这是居住在芝加哥芒果街上的拉丁移民群体的真切生活写照，充满了活色生香的人间烟火气。每一小节叙事，皆源自一个名为埃斯佩朗莎（西班牙语意为“希望”）的女孩的耳闻目见。与其说是一连串事件，不如说是一些由事件引发的情绪，或者说，一些伪装成事件的情绪。这些小片段被冠上了一个“芒果街”的虚构地名，这就使得作者与眼见之事，拉开了一段观察的距离。

希斯内罗斯的叙事风格极具特色。句子简约轻盈，带着独具一格的节奏感，有时像木刻一样充满力量。比如在“四棵细瘦的树”那一节中，希斯内罗斯以细腻传神的文字，描述了埃斯佩朗莎看见窗前景物时的心情：“当我太悲伤太瘦弱无法坚持再坚持的时候，当我如此渺小却要对抗这么多砖块的时候，我就会看着树。当街上没有别的东西可看的时候，我不畏水泥石有生的四棵。伸展伸展从不忘却伸展的四棵。唯一的理由是在存在存在的四棵。”

有时，女孩对世界的观察，又带着诗歌般的纯真和自由，浸润在无边无际的想象力之中。比如在“大流土和云”那一节中，作者的叙事进入了行云流水般的空灵境地：“你永远不能拥有太多的天空。你可以在天空下睡去，醒来又沉醉。在你忧伤的时候，天空会给你安慰。可是忧伤太多，天空不够。蝴蝶不够，花儿也不够。大多数美的东西都不够。”

对中文读者来说，特别庆幸的是中文译本的质量。中文译者虽然来自理工背景，但她的译文却具有“透明度”，近乎完美地传达诠释了原文内在的文字风格，甚至连标点的运用，都达到了传神的境地。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移民家庭的孩子在移居国所陷入的文化冲突、语言困境和种族歧视，已经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生活日常，不再具备世纪初异域书写的那种新鲜感。很多移民文学作品已经在各种语言环境中诞生，这样的作品将持续不断地问世。但是那个叫埃斯佩朗莎的女孩在芒果街上的体验，却和通常的移民孩子略有不同。作者希斯内罗斯出生在芝加哥，但

在她的童年，她却跟随父母，不停地在墨西哥和美国两个国家辗转居住。对她来说，芝加哥和墨西哥城都是她的家。但一个同时具有两个家园的人，也就失去了真正的家园，因为她很难在任何一个家中找到归属感。在墨西哥人群中，她显得过于美国化；而在美国生活环境中，她又显得很“拉丁”。于是，她就跌入了两个家园、两种文化、两种语言的夹缝之中。

作者的孤独是多重的。作为家中六个兄弟之外的唯一一个小女孩，她从小就深深感受到了性别的孤单。作为同时具备两种母语的作家，她又陷入了只有一种母语的人永远不能理解的不知所措和孤独。两个家园在争夺撕裂她的认同感的同时，也促使她的视角产生了裂变。裂变之处，就绽出了叙述的冲动。她文字里所呈现的复杂情绪，让我感觉她是我一个未曾谋面的隐身知己。离乡的日子里，我在她的文字里找到了不可言状的抚慰。

允和与我的相守除了感情外更多的就是对文化的共同坚守

《时间的痕迹》中写到2002年张允和心脏病突发去世，周有光无限悲恸，历经半年才“回复平稳”。2016年，即在他去世前一年，“用颤抖的笔触”写下一段段简短的追忆文字。这也可看作周先生致亡妻函。周夫人的灵魂能感应到那悲痛、牵挂、欣慰、落寞中深藏化不开的真情！

周先生的手迹对我触动如电灼，前不久在常州参观周有光图书馆的一些场景浮现眼前：廊道墙上挂着著名漫画家小丁描绘周先生蹬着有爱的三轮车的作品，寥寥几笔，动感十足，神韵尽显；庭院里一座周有光夫妇铜像，俩人互相依偎，手与手搭在一起，是周先生与“合肥四姐妹”之一张允和七十多年“举棋齐眉”、“多情到老”至爱旅程的写照。馆内有周先生期颐之年后的题词：“普及普通话，珍惜方言”，笔势大气，开合有力。十年后的追忆文字，小而扭曲，不易辨认。差别几近霄壤，令人感慨唏嘘。

尺牍、手迹具备特有的历史文献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众所周知，“书圣”王羲之的作品中有大量书信手札。两千多年来，人们搜集、收藏、研究、编集，从未中断，精妙卷帙代有问世。唐君慧以自己的方式赓续这一文事，于是《旧时相识》《雁来时》中就有了诸多值得鉴赏的翰墨、典雅故事及作者亲炙名家的经历与感慨。他不仅自己撰文，还多次编著名人书信集、策划名人手迹文献展。这是一种功德。唐君不止一次出乎意料喜获“倾心之物”，当可看作福报也。

张翎，海外华文作家

在 读

一个人和两个家园

——读《芒果街上的小屋》

张翎



张翎，海外华文作家



《芒果街上的小屋》
【美】桑德拉·希斯内罗斯 著
潘柏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在她的童年，她却跟随父母，不停地在墨西哥和美国两个国家辗转居住。对她来说，芝加哥和墨西哥城都是她的家。但一个同时具有两个家园的人，也就失去了真正的家园，因为她很难在任何一个家中找到归属感。在墨西哥人群中，她显得过于美国化；而在美国生活环境中，她又显得很“拉丁”。于是，她就跌入了两个家园、两种文化、两种语言的夹缝之中。

作者的孤独是多重的。作为家中六个兄弟之外的唯一一个小女孩，她从小就深深感受到了性别的孤单。作为同时具备两种母语的作家，她又陷入了只有一种母语的人永远不能理解的不知所措和孤独。两个家园在争夺撕裂她的认同感的同时，也促使她的视角产生了裂变。裂变之处，就绽出了叙述的冲动。她文字里所呈现的复杂情绪，让我感觉她是我一个未曾谋面的隐身知己。离乡的日子里，我在她的文字里找到了不可言状的抚慰。

允和与我的相守除了感情外更多的就是对文化的共同坚守

《时间的痕迹》中写到2002年张允和心脏病突发去世，周有光无限悲恸，历经半年才“回复平稳”。2016年，即在他去世前一年，“用颤抖的笔触”写下一段段简短的追忆文字。这也可看作周先生致亡妻函。周夫人的灵魂能感应到那悲痛、牵挂、欣慰、落寞中深藏化不开的真情！

周先生的手迹对我触动如电灼，前不久在常州参观周有光图书馆的一些场景浮现眼前：廊道墙上挂着著名漫画家小丁描绘周先生蹬着有爱的三轮车的作品，寥寥几笔，动感十足，神韵尽显；庭院里一座周有光夫妇铜像，俩人互相依偎，手与手搭在一起，是周先生与“合肥四姐妹”之一张允和七十多年“举棋齐眉”、“多情到老”至爱旅程的写照。馆内有周先生期颐之年后的题词：“普及普通话，珍惜方言”，笔势大气，开合有力。十年后的追忆文字，小而扭曲，不易辨认。差别几近霄壤，令人感慨唏嘘。

尺牍、手迹具备特有的历史文献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众所周知，“书圣”王羲之的作品中有大量书信手札。两千多年来，人们搜集、收藏、研究、编集，从未中断，精妙卷帙代有问世。唐君慧以自己的方式赓续这一文事，于是《旧时相识》《雁来时》中就有了诸多值得鉴赏的翰墨、典雅故事及作者亲炙名家的经历与感慨。他不仅自己撰文，还多次编著名人书信集、策划名人手迹文献展。这是一种功德。唐君不止一次出乎意料喜获“倾心之物”，当可看作福报也。

张翎，海外华文作家

三味书屋



《雁来时》
唐君慧 著
文汇出版社出版

有一种候鸟叫雁，中国古代有鸿雁传书的传说，书信的别称之一为“雁帛”。唐君慧散文集《雁来时》让笔者油然想起2016年由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唐君《旧时相识》。彼时，唐君年方三十有七之前，他省吃俭用，过着“紧巴巴捉襟见肘的日子”，“多年兜兜转转”，托旧书商朋友的福，获得了赵叔福、张元济、俞平伯、曹聚仁、陈从周、郑逸梅、周鍊霞等文化名人的信札或别样书法作品；更让他欣喜的是，昆曲泰斗俞振飞致学生的数十封书信被他收入“寒舍”。于是，《旧时相识》中就有了诸多值得鉴赏的翰墨、它们背后的典雅故事及作者亲炙名家的经历与感慨。

《雁来时》不妨说是《旧时相识》续篇，都以名人尺牍、或别样墨迹为主干，生发出篇篇美文；兼及现代文艺坛轶事。于我而言，《雁来时》有确曾相识雁重归之感。作者再次让当年文坛、艺苑一众名人以书为平台相聚，涉及面更广，

确曾相识雁重归

徐海清

见识更深。

开篇《红梅花开》，讲述一位多年在上海做书画生意的朋友“老广州”，藏有一封图书馆事业家、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早年致商务印书馆主编徐调孚的信。曾因价格谈不拢不愿转让，但他回广州前却主动送给作者“留个纪念”。“老广州”坦陈，自己“本想再等个好价钱，生意人见识”；实际上，他请唐君刻过一枚“爱梅”章，他女儿叫小梅。临别的赠予，大抵是以此作为“润资”吧。后来，“老广州”在家传的陶冷月所画梅花图右下角盖上“爱梅”，“墨梅成了红梅”，给女儿做嫁妆。双方就此成就一段佳话。

唐君评顾廷龙这封信五行书小字：“英挺俊朗”，是《杜甫月夜》中的小生柳梦梅，而他晚年所作的楷书、篆书之老成持重而温文尔雅，像《长生殿》里的老生李龟年”。从这别具一格的赞语，不难发现他是个昆曲爱好者。《雁来时》中与昆曲相关的文章有七篇之多，涉及俞振飞及其学生多人。

俞振飞家学渊源深厚，好学勤练，多才多艺。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周瘦鹃先生1950年代对俞先生的盛赞，笔者印象深刻：小生“当代第一，盖世无双”，“还写得一手好文章”。周先生以俞著《穆藕初先

生与昆曲》为例，赞道：“我最爱他末了的一段：‘……庵临半山，门前修竹万竿，终朝凉爽，凭槛清歌，笛声与竹声想和答，悠扬空外，炎暑尽忘……’”单读了这寥寥几句，就可知道他腹有诗书气自华，无怪称得上书法逸品，令唐君一直铭记。而他未曾想到的是，那位老先生病重时，把这抄本送给了她。由此，我们能在《雁来时》中得以见此墨宝之一页。

俞先生高足、昆曲表演艺术家蔡正仁先生说：“老师晚年干的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指俞老虑及昆曲“继承革新”的必要性，编选《振飞曲谱》，将传统的工尺谱译为简谱。该书1982年7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首印5000册。《俞平伯的水磨调》一文，披露了俞平伯先生是《振飞曲谱》序的一些隐情。平伯先生是老派昆曲人，他对简谱化心里“似乎是有抵触的”，为便于青年学习，更为了昆曲前途，言中于简谱化还是表示了理解。但，1983年，黄裳

先生为天津百花出版社选编《俞平伯散文》，尊重作者建议，《振飞曲谱序》未予选用。平伯先生在致黄裳信中写道，另有短文《谈虎丘剑池》；后将此文底稿寄给了黄裳，成为《俞平伯散文》的最后一篇。

“冥冥自有天意”。该年底稿竟被唐君“无意间从北京友人处买了回来”！他发现底稿末尾“铃有一朵小小的图章‘俞平伯’，印泥为蓝色，《雁来时》中这底稿的照片是黑白版，读者无缘见到那蕴含着深情的蓝色印迹。原来，传统文人服丧期间禁用红色印泥。俞夫人病逝于1982年2月，平伯先生“惊惶失措，欲哭无泪，形同木立……”。推算可知，他答应为《振飞曲谱》作序时，夫人离世不久，处在极度悲伤之中，仍不负朋友所托，传递了俞振飞先生为昆曲前途着想的初衷。次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俞平伯《论诗词曲杂著》收入了这篇序言。

蔡正仁先生说，《振飞曲谱》的问世对昆曲在海内外的推广起到了巨大作用；又认为，“无论工尺谱，无论简谱，因为这些谱子，昆曲至今得以以口口相传、灯灯永续，这是最为可贵的”。笔者极为赞同蔡先生这一说法。工尺谱确实依然有其存在价值。《振飞曲谱》供不应求，上海音乐出版社当年加印3000册。在俞振飞诞辰120